



杜詩詳註卷之十六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輯註

諸將

去聲

五首

公自永泰元年夏去蜀至雲安次年春自雲安至夔州據末章云巫峽清秋當

是大曆元年秋在夔州作其前二章乃追論去年事也

漢朝

音潮

陵墓對南山湖鹵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墓地

早時金盃出人間見

音現

愁汗馬西戎逼曾

音層

閃朱旗北斗

殷

音烟諸本作閒正異作殷

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首章為吐

蕃內侵責諸將不能禦寇上四嘆往事下四慮將來顧

注陵墓對南山見其近在內地而吐蕃入關發塚其禍烈

矣不忍斥言故借漢為比廣德元年柳伉上疏謂犬戎犯

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闕焚陵寢即其事也此於

祿山無涉張遠注帝王曰陵公卿曰墓玉魚應陵金盃

應墓昨日早時言變亂倏忽愁汗馬指吐蕃人寇

閃朱旗謂焚宮烟烟蒙是覆地對出字爲工汗馬赤血

對朱旗自稱顧注末句緊接上二言前日之愁現在目

中豈可玩寇而遽破愁顏乎兩愁字丁寧致戒不嫌重複

盧注永泰元年九月郭子儀請遣諸道節度各出兵屯

要害諸將猶擊毬爲樂故有末句王濬表傾亂漢朝

長安志終南山連亘藍田諸縣西漢諸陵及大臣墓多與

之相對鼂錯書漢興以來湖鹵數入邊地後漢赤睂

發掘諸陵取其寶貨此西京事董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

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此東京事詩言陵墓對南山指

西京也黃生曰三四敘陵墓發掘之慘本惡境而出以

雅語若張載七哀詩便房啟幽戶珠柙離玉體便覺出言

直致矣西京新記宣政門內曰宣政殿初成每見數十

騎馳突出高宗使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曰我漢楚王

戊太子死葬於此奴曰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

葬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道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

葬我漢書自遺誤耳明奴因宣詔欲爲改葬鬼曰出入誠

不安改葬幸甚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勿見奪也

明奴以事奏聞及發掘玉魚宛然棺柩畧盡漢武帝故

事鄴縣有一人於市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霍光自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朱注〕南史沈炯爲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其畧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駕遂出人間卽此事也〔搜神記〕盧克家西有崔少府墓克一日入一府舍見少府少府以小女與克爲婚三日崔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二日臨水戲忽見崔氏抱兒還克又與金盃并贈詩克取兒盃及詩女忽不見克詣市賣盃崔女姨母曰昔吾妹之女未嫁而亡贈一金盃着棺中〔杜詩〕博議戴叔倫贈徐山人詩漢陵帝子黃金盃晉代仙人白玉棺可見玉魚金盃皆用西京故事實與漢朝陵墓相應但漢後稗史自西京雜記風俗通拾遺記諸書外傳者絕少無從考據耳盧克幽婚恐尚非的證〔胡應麟曰〕早時金盃出人間說者謂用茂陵玉盃遂出人間語以上有玉魚字遂易作金盃或謂盧克幽婚自有金盃事杜不應竄易原文然單主盧克又落汗漫二說迄今分掣不知杜蓋以金盃字入玉盃語一句中事詞串用兩無痕跡如伯夷傳雜取經子鎔液成文正此老爐錘妙處而注家並失之淮陰侯云此自兵法顧諸君不省耳余於注杜者亦云〔按〕趙次公曰閃朱旗於北斗城中

閒暇自若此以閒對逼似爲工稱但汗馬西戎四字旣屬連用則朱旗斗城不應湊用朱注指爲旗上斗星則殷字正與閃字相應周必大曰漢書有朱旗絳天此云朱旗北斗殷見斗亦赤矣殷紅色也修書時避唐宣宗諱故改作閒耳考左傳三辰旗旂疏云畫北斗七星漢書招搖靈旗九夷賓將注畫招搖於旗以征伐招搖北斗第七星也東觀漢紀段熲徵還京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左傳左輪朱殷杜臆唐志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自是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駝馬鍋幕糗糧俱廢矣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矣今吐蕃爲寇當拒之於疆場而第守涇渭已在畿輔之內况材官不知其多少大抵皆侍官輩耳通鑑永泰元年九月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及暮二虜退屯北原越絕書多少爲備前漢書材官蹶張注材官武技之臣又發巴蜀材官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宋之問詩破顏看鵲喜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

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次章爲回紇入境責諸將不能分憂在四句分截

築城本以禦戎豈料國家多難反借之以平寇亂如至德二載香積新店之捷以回紇復兩京永泰元年涇陽輕騎之盟以回紇退吐蕃子儀前後用兵皆藉其助討之力所謂盡煩回紇馬遠救朔方兵也曰豈謂見事出意外曰翻然見彼有悔心當時潼關破後廣平出師是秋合關河清此真主龍興之象也今雜鹵侵境憂在至尊諸將何不思奮身報國以致昇平乎四句作抑揚詰問語其意自明按冊府元龜高祖師次龍門縣代水清趙次公云至德二年七月嵐州合關河清三十里此龍起晉水清之一證也詩蓋以祖宗之起兵晉陽比廣平之興復京師廣平王卽代宗故下文接以至尊博議解胡來句謂回紇自西北而來不由潼關果如其說何不云蕭關散關乎其解龍起句謂太宗龍興晉陽請兵突厥却輾轉牽合文氣不順矣○世說山濤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舊唐書張仁愿傳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神龍三年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每入寇必禱祠候冰合而入時默啜西擊娑葛仁愿乘虛奪漠南之北築三城首

尾相應以拂雲祠為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
遙相接應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燧一千
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侵掠新書中
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史記淮陰
侯傳馳入趙壁拔趙旌立漢赤幟按天驕拔漢旌五字連
讀言同統本欲拔去漢旌自二城既築則絕其拔旌之路
矣蜀志呂凱傳翻然改圖一行并州起義堂頌
我高祖龍躍晉水鳳翔太原梅福傳升平可致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去聲秦關百二重平聲滄海未全歸禹

貢薊門何處盡一作堯封朝音潮廷衣職誰爭補一作雖天

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去聲國肯銷金甲事春農此

為亂後民困責諸將不行屯田在四句分截洛陽潼關

憶安史陷京滄海薊門傷河北餘孽顧注衣職誰補言

相皆出將儲不自供言兵弗知農王相國此相而出將者
事春農則兵亦知農矣稍喜有二義諸鎮不知屯種而
緡獨舉行之是為稍喜緡素黨附元載此事在所節取亦
足稍喜也當時李抱真為潞澤節度使籍民免其租稅

給弓矢使農隙習武。既不廢朝廷廩給而府庫亦充實。郭
子儀以河中乏食自耕百畝。將士效之。皆不勸而耕。此卽
軍儲之能自供者。詩但舉王縉而不及李郭。時縉爲河南
副元帥。特就河北諸帥而較論之耳。玩臨邊二字。可見。
後漢董卓傳。李淮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曹植詩。洛
陽何寂寞。宮殿盡燒焚。正指此也。通鑑天寶十四載。十
二月。安祿山陷東京。十五載。六月。破潼關。漢記。秦得百
二焉。注。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滄海指禹
貢青州之域。十洲記。滄海在北海中。水皆蒼色。神仙謂之
滄海。庾信詩。薊門還北望。朱注。盡堯封如王制。北不
盡白山。南不盡衡山。之盡俗本作覓。非。史記。周封堯後
於蓊。故曰堯封。王冑詩。比屋降堯封。朱注。此川。衮職與
毛詩不同。後漢法真傳。臣願聖朝就加衮職。注。衮職三公
也。焦竑曰。唐府兵之制。寓農於兵。軍糧皆所自給。今府
兵法壞。而兵餉多取之餽饌。故云軍儲不自供。西都賦。
儲不改供。漢樂府。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儲。舊唐書。廣
德二年。王縉拜同平章事。其年八月。代李光弼都統河南
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領東京。畱守歲餘。遷河
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謝朓啟。
臨邊三事。旣謝張溫。蔡文姬詩。金甲耀日光。漢元帝

詔方春
農桑興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一作全銷越裳翡翠無消

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音層為大司馬總戎皆挿侍中

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一作翊聖朝音潮此章

責諸將不能懷遠在四句分截嶺南未靖貢獻久稀由

諸將膺異寵擁高官而不盡撫綏之道故思忠臣恤民以

輔翼朝廷黃生注前三首道兩京之事皆翹首北顧此

則道南中之事故以迴首發端顧注嶺南自明皇南詔

之敗繼以中原多故其地未平越裳國在交趾南南海

郡即廣州府炎風朔雪以極南極北之地言杜臆殊錫

而為大司馬則兵權在握總戎而兼侍中銜則事無中制

何以不能收復舊疆耶○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卯地一

向萬里南史林邑國漢日南郡象林縣占越裳界也北

接九真郡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馬援

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新唐書環王本林邑其南浦有

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明皇令特進何履光

以兵定南詔復立馬援銅柱乃還宋之問詩銅柱海南標

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唐書志驩州日南郡有越裳縣

周書成王時蒼梧獻翡翠說文翡翠赤雀也

詩君去無消息後漢書南海郡武帝時置唐志嶺南道

有南海縣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睹犀布玳瑁則建朱

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嶺

表錄異廉州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子虛賦

寂寥無聲傅亮進宋元帝詔敬授殊錫光啟疆宇唐

書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與左右

常侍中書令並金璫珥貂管子南至委火炎風之野

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記臨諸侯曰天王邵注天王用

春秋例大一統也陸機豪士賦忠臣所為慷慨左傳

叔向語宣子曰文公之霸也翼戴天子後漢馮衍書聖

朝享堯舜之榮

此漢戒朝廷不當使中官為將也楊思勗討

安南五溪殘醮好殺故越裳不貢呂太一收珠南海阻

兵作亂故南海不靖李輔國以中官拜大司馬所謂殊

錫也魚朝恩以中官為觀軍容使所謂總戎也澤州陳

冢宰力辯其非其一謂安南五溪之變在思勗未至之先有本傳可證不當以越裳不貢責之思勗其一謂呂太一既平後曾收珠千餘日有杜詩可證不當以南海久寂貢之太一其一謂漢武帝置大司馬爲武官極品唐之兵部尚書不可稱大司馬唐兵部尚書乃正三品輔國進封司空兼中書令進封博陸郡王三品之官何足異乎若唐之諸帥其下各有行軍司馬及軍司馬所謂大司馬者應指副元帥都統節度使都督府都護府等官專征伐之柄者言且安南常設大都護以掌統諸番此亦可證所謂殊錫大約非常寵錫爲朝廷親信重臣耳其一謂總戎之名節度使皆可稱如杜詩總戎楚蜀以贈高適聞道總戎以贈嚴武何必觀軍容使始云總戎耶唐百官志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注云左散騎與侍中爲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爲右貂考馬燧渾瑊皆拜侍中初非中人也百官志中人有內侍省監內常侍諸稱而無侍中宦者傳諸宦官有封爲王公進爲中書令者亦無侍中今以魚朝恩當之誤矣所謂總戎皆揀侍中貂當指節度使而帶宰相之銜者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從本

音共迎中使

去聲

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

音朔

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此章為鎮蜀失人而思嚴武之

將畧通首逐句遞下此流水格也細玩文

公自雲安下夔州其云錦江春色者從上流而言正想到

江相應出群材與軍今相應仍於四句作截

大曆元年

臺前迎使也觸景生哀傷及嚴公僕射乃卒後贈官迎使

是幕僚同事三持節言朝廷倚重數舉杯言軍中整暇地

險易亂故須異才出鎮惜乎繼起無人耳舊唐書武初

以御史中丞出為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再拜成都尹

仍為劍南節度使所謂先後三持節也顧注只軍令分

明一句便見折衝樽俎中其有多少韜畧

頻數舉杯如

嚴公聽宴及秋晚摩訶池之類是也或因八哀詩有憂國

只細傾句遂云但數次舉杯失其旨矣細傾言飲不至醉

耳非謂停止宴會也設三鎮蜀中只幾次舉酒反覺倉皇

窘迫不似雅歌投壺氣象西蜀地險外則吐蕃見侵內

則奸雄竊據也安危須仗所謂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也。○〔陰鏗詩〕上林春色滿。〔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又〕

哀壑叩虛牝。〔後漢〕王常傳。光武曰。每念往時。其更艱厄。

何日忘之。僕射秦官名。〔漢官儀注〕師古曰。射本如字。讀

古。重射。每官必有主射。課督之。故名。今射音夜。〔漢書〕

田橫傳。中使還報。又宦者傳。凡詔所徵求。皆今西園。〔騶密〕

約勅號曰中使。〔文選注〕天子私使曰中使。〔成都記〕望鄉

臺與昇仙橋相去一里。官華陽縣。〔王褒〕四子講德論。皇

澤豐沛。主恩滿溢。〔漢書〕馮奉世傳。輒持節將兵追擊

〔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諸葛孔明〕劾廖立表。部伍分明

〔周明帝詩〕舉杯延故老。〔李斯傳〕西蜀丹青不為采。

〔陳琳書〕漢中地形實有險固。鎮蜀得人安則可以銷萌。

〔帝〕則可以戢亂。不必引荀子安國之危解。〔世說〕殷中軍

曰。韓康伯居。然是出群器。是時崔旰柏茂林等交攻。杜鴻漸唯事姑息。

奏以節度讓旰。茂林等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

鴻漸以三川副元帥兼節度主恩尤重。然軍令分明。有

愧嚴武多矣。故感今思昔。必如嚴武出群之才。斯可當

安危重寄。而慨鴻漸之非其人也。又曰。鴻漸入蜀以軍

政委崔旰。日與僚屬縱酒高會。追思嚴武之軍令實暗。

譏鵠漸之日飲不
事事有負主恩耳

舊解謂此詩春秋就永泰元年說非也是秋公在雲安
不當云巫峽且前章云南海明珠久寂寥亦不在永泰
間也按公詩有云自平中官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
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太一之叛在廣德
元年十一月隨卽削平自廣德二年永泰元年至大曆
元年秋中經閏月約計千餘日矣彼云近供稀猶此言
久寂寥也想南海旣平而復梗又在是年漢
秋彼此互證斷知其作於大曆元年秋日矣
郝敬曰此以詩當紀傳議論時事非吟風弄月登眺遊
覽可任興漫作也必有子美憂時之真心又有其識學
筆力乃能斟酌裁補合度如律其各首縱橫開合宛是
一章奏議一篇訓誥與二百篇並存可也又曰五首
慷慨蘊藉反覆唱嘆憂君愛國綢繆之意殷懃篤至至
末及蜀事淺屬意於嚴武蓋已嘗與共事而勲業未竟
特致惋惜亦有感於國士之遇耳陸時雍曰諸將數
首皆以議論行詩黃生曰有感五首與諸將相爲表
裏大旨在於忠君報國休兵恤民安邊而弭亂其老謀
碩畫欸欸披陳純是至誠血性語王嗣奭曰五章結

語皆含蓄可思西戎見逼諸將之罪第二云且莫破愁顏
社稷方憂諸將之罪第云何以答昇平屯田不舉此當
事者失策第稱王相國以相形廣南未靖此撫綏者失
宜第舉忠臣羽翼以相勸崔旰之亂杜鴻漸不能會討
獨稱嚴武出群以見繼起者之失人皆得詩人溫柔敦
厚之旨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可以戒澤州陳冢
宰延敬曰五首合而觀之漢朝陵墓韓公三城洛陽宮
殿扶桑銅柱錦江春色皆從地名敘起分而觀之一二
章言吐蕃回紇其事對其詩章句法亦相似三四章言
河北廣南其事對其詩章句法又相似末則收到蜀中
另爲一體杜詩無論其他即如此類亦可想見當日鑑
鍾之法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也與秋興詩並觀愈見
八哀詩鶴注八詩非一時所作如李光弼詩灕淚巴
東峽嚴武詩悵望龍驤塋則二詩在夔州作
無疑如李邕詩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則是史朝
義未平正經營河北之日當在廣德之前蓋自寶應
廣德至大曆初有此作也今按詩序所云乃一時
追思之作觀哀鄭虔詩云秋色餘魍魎當是大曆元
年之秋其云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因此時吐蕃
未靖河北降將陽奉陰違故有此語非爲史朝義而

發也葛常之曰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詩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哀在於獨棲而思婦仲宣之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毀之園寢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
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漢舊懷賢終於張相夫國

八公前後存歿遂不銓次焉杜臆此八公傳也而以韻記之乃公創格蓋法詩之頌而

詩史非虛稱矣王李名將因盜賊未息故興起二公此為國家哀耳繼以嚴武汝陽李蘇鄭皆素交則嘆舊九齡名相則懷賢序簡而該亦非後人所及朱注詩序末句言不以存歿之前後為次第也陶詩序詞無銓次

贈司空王公思禮八中之中題首言贈者四乃稱死

功名未就而天促之也

唐書王思禮高麗人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幽一作燕薊兒一作物

不隔

首敘少年奮起之跡 勁翻比其勇力 穎銳比其英鋒 唐書思禮父虔威為朔方軍將思禮少習戎旅

入居營州

蔡邕袁滿來碑雖則童稚今聞芬芳 劉楨

詩勁翻正敷張

脫穎而出用毛遂語

在助表不隔微

物

服事哥舒翰意

一作氣

無流沙磧未甚拔行

平聲

間犬戎大

克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

去聲

百萬衆出入山

與古

猶通咫尺馬鞍懸將

去聲

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

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溪壁飛兔不近駕驚鳥資遠擊

此記隴右立功之事

遠注意無沙磧猶云談笑無河北

貫穿謂連絡部伍出入謂衝突賊營懸將首能戰勝控

鳴鏑能禦虜所謂屹然強寇敵也自此九曲盡復則其地

非外蕃而其王已遁迹矣飛兔二句言足以長驅遠馭

流沙磧石青海天山皆在西極之地 周禮大司徒頒職

事十有二日服事鄭司農注服事為公家服事也 唐書

思禮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及翰為隴右

節度使思禮與中即將周泌為翰押衙 衛青傳臣幸得